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三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
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
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生之政明養
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
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
行祖已之言脩政改行桑穀之妖士諸侯朝而年長久脩善之
義篤故瑞應之福溼此虛言也祖已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
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蓋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
不復存祖已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脩行何益於除禍夫
家人見凶脩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



能况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已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堯雖脩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鸚鵡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鸚鵡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歟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脩行改政為善君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鸚鵡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鸚鵡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黎而去夏王積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黎流于庭化為玄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

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姒不得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與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遷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為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為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脩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人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

紂亡出乎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間政政脩行享百年之福夫夫桑穀之生死為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為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則終軍謂獸為吉祖已謂野草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為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秋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

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廬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為凶米草菅莠出是不吉也米草菅莠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米草莠茲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知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土則鷹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為天有災異者所以謹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孰不孰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孰之應天不

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
家著於書記者皆去天兩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
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
謂之善况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
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
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况遣人以絲帛與縷布乎夫絲
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
之凶夫兩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
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
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
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
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也爲絲絲爲帛帛爲

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
靈臺地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地遶輪在者
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平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
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其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
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
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
後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地遶左輪皆爲太
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
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地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
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地遶左輪相似類也地至實以
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
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

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為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
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為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到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監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吉為凶猶晉當彗未搏在下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父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亦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到今不實

感虛篇

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為福之言到今不實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汎濫中國為民

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
河使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
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為氣則與日月
同使其為躰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
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
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
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
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
旄瞑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
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
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
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

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瞑
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
父母怒子不改過瞑目大言父母肯寬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
自然莫亦無知不為瞑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瞑目
以麾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
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不能止風矣傳書
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酬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
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或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精神精通于天
天為變動然上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
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日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
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

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月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今日却三日也宋景公堆誠出三善言災感徒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閻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郊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昂者虛也天以筋撞鍾以筭擊

鼓不能擊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以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

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兩粟烏白頭馬生
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
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
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
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
之不憚勞也湯因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
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
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
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
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
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開鑰毀敗湯文涉出兩粟
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今天雨粟馬生角

大抵皆非言也大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梁杞從軍不還
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天言
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
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
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君之心不能感孟嘗君者衣不
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
安能為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
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
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
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
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

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嘆實也言天為之
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
一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
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嘆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
人獨能兩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申生伏劔子胥刎頸實孝而
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
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
奇寃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燭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
熱也荷一尺水置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
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水而皇天臣大不徒鑊
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
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然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

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
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寃而
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
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
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
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癘病
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
大風至大雨隨之裂惟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
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
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為是世俗觀見信
以為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
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為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

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
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享之時宿昔習弄非
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奉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
言瓠色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
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
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天平公大悅坐
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竒怪然尚可信何則
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
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
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瘡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
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瘡
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

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
陽也王者何須脩身正行廣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
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
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
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詭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
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
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始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
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
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又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
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

王莽論衡卷之三
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又孔子不使子
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
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
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
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
形中有五常有痺一作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况以在天
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形自責禱謝安能
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
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
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
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
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

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日雨湯以
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
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
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
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
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字業
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
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
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
自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
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
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其從

上而墜則謂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為雪
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
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
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
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
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
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
驗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為灰疾風暴起吹
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
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為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
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穀非氣所生
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

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
何獨生於天平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
井有害故龍神為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
為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
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為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撈木為耒
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為田鑿地以為井井出
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為也龍何故登玄雲
神何故棲崑崙天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
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有風龍相雁龍乘雲雨
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為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
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
而食其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秦龍御龍龍常在朝

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并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
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并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有飲
之欲憎并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并龍不爲鑿并登雲神
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
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
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
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
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
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
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
力役不自青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
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

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
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
之以寒故以能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
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
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
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
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
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
言魯子之孝與母同氣魯子出薪於野有至而欲去魯母曰
願留參方到即以右王搯其左臂魯子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
母曰今者寒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
体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

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弟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曾子亦病乎曾母死曾子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閤問歌者為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閤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家不間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為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聞虹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聞虹能不入其舍乎聞虹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變與聞虹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偶一有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傳蓋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小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

而差或焉
卷之五

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大之親德也可謂不察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厨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厨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竟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

然強食害已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監食失其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蟻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可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最多矣然而武王不祿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

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恠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為傷者已知身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常之言星徒大小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六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言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祈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

此脩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脩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其夫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為善人報者為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脩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為兒

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
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
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
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教竟不死遂為楚相理一蛇
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
有陰德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教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
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
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不舉五月子何也嬰
曰五月子長與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
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之長與一戶
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
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

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理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
十蛇得幾祐乎思蛇惡人復見叔教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
一事哉前埋蛇之時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
見吉物無為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教未見蛇之特有惡天欲殺
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教
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殺
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
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夫死堯舜桀紂猶
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
以為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
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美於
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

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天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惡所得以為有况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弔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河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

拜曾子之言蓋以夫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如暫見皆以為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夫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痛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天子路殖醢早死殖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言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

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
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哭中風目
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
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
也秦襄子賜白起劔白起劔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
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
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
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人如用
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
罪境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
誅曰是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
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非故當死矣夫死

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
也即天彘自殺大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
傷未廖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脩
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
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地脉罪
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
罪不知地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
為非恬之為名將不能以疆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
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替室如太史公之言折任非其人故
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疆諫故致此禍則已下替
室有非者矣已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
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魯空糟糠不厭

卒夫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整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侯後人然終無天土之公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詐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独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矣矣論者以為人之封侯自有

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体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矣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離禍順道而遠福王朔之說白起自昧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胡殺者衆同車共舡千里為商至闊迥之地殺其人而弁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為魚鼈之食在土為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貧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推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為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彌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弁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為食加以溷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

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為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
李斯妬同才凶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期舊交擒魏
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
夫韓非何過而為李斯所凶公子卬何罪而為商鞅所擒車裂
誅死賊賢欺交凶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
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為天奉誅宜蒙其實不當受其禍
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凶擒論者說曰
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
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
被所行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
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審威隱阮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阮
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審威賢
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三
有遇唐堯上禪舜不為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
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
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
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遇適然
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
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擊折樹木發壞室屋則龍見於
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
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為天使猶賢臣為君使
也反報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

為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為復在地如龍
有升降上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為天故龍
龍之子無為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
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
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舡荆次
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畜丘訢蓄音勇而有力出過神
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
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洲水之中不在水中
屋間明矣在洲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為上天天之
取龍何用為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
為乘龍也

仙人騎龍天為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

之狀無為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
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
天地之性人為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
有神與不神上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上龜
神蛇後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
之象也地亦有龍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
何故獨神也人為保蟲之長龍為鱗蟲之長俱為物長謂龍升
天人復升天平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
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
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
為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
形体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為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

蟲三百能為之長龍為鱗蟲之長安得無体何以言之孔子曰
龍食於濁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
為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
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曰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
龍乘雲騰蛇游霧雲霧雨雲與蟻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
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一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
為蟻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
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
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
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
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
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

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
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颺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
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封諸鬲川鬲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
擾于帝上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
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
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鬻之後龍一雌
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
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
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
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人可食也可食

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刘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量之書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升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袖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天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大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雲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

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上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上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為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上不升天當蓄立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上為天用何以死蛟為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龍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蛇

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体存亡其形屈伸其体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豫讓吞炭

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体
自匿人亦不能覺变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往上升知往
乾鵠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变化也如以巧為神豫讓子
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
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
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
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為
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
以不潔淨夫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
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

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
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
也論者以為隆上者天怒呵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
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上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
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天為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上
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
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
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上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
審隆上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
人為雷所殺詢其身体若燔灼之状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
乎且口著乎体口之動與体俱當擊折之時聲著于地其衰也
聲著于天夫如是聲著地之時口至地体亦宜然當雷迅疾之

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上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以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去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當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著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發晉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上之天天者體不怒上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非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天怒則有喜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上

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哀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响上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哀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哀怒之候一有人君喜即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加用擊折者為怒不擊折者為喜則夫隆上之隆上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

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必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小恩而人多惡也說雨者以為天施氣天地氣氣溼為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曰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遠賞罰乖也且怒喜其刑亂也惡人為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作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

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謂貴賤其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大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滂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得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為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憲帝見之病卧不起呂后故為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反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大其滂也如食已知之名曰勝滂感夫人入廁身體奪之與滂何以別勝之與體何以異為勝不為體傷滂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淨之物平心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感夫人則怨

呂后案呂后之前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感楚王英使食不
清香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奪日食
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濟溪上流人飲下流
舟人不雷死天神之歎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
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
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
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
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
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
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
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
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六惡飲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

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為死刑
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畧有遺失也或論曰鬼
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
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怒不
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曾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
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纒上如連
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
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
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推并擊
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
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為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
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即鍾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鍾邪如審是

也鍾鼓而不空懸須有筓蓋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鍾鼓無所懸者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為雷或曰如此因為神如必有所懸者足有所履然後而為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為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垠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為神如無形不得為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能升天矣事者謂之不然以人特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體畫非龍之服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為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為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著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為著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

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一家相遠也弁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導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軾或校較鬱律喂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軾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軾之音也魄然若擊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軾校軾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墜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擊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為鑪大

矣陽氣為火猛矣雲雨為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
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
而射上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
激之非直土泥之温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
氣刺人人不得無迹如炙熱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
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
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闕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
洛書天地所為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今天所為也何故雖知
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
在掌曰為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
後夫如是火剝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
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好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

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爛臨其
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
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上中
素温温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火若人
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壁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
雷之為大有五驗言雷為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為天怒虛妄之
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
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已也如雷不為天怒
其擊不為罰過則君子何為上雷變動朝服而正坐乎曰天之
與人猶父子有不妥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
示已不違也人聞大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况
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

子也君子重順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清
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如雷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
怒何則不為已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
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
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
如審罰有過之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為恐也宋王問唐鞅
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
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
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
懼宋王大怒天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
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三

